

长江文艺出版社

〔韩〕

崔仁浩

薛舟 徐丽红 译

불새

火鸟

崔仁浩

《商道》《王道》后讲述爱之道！

火鸟

[韩]崔仁浩

薛舟 徐丽红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鸟/(韩)崔仁浩著;薛舟,徐丽红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ISBN 7-5354-3114-3

I.火…

II.①崔… ②薛… ③徐…

III.长篇小说-韩国-当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834 号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17-2005-20 号

《火鸟》by 崔仁浩 - Copyright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a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 # by 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 By 韩国 崔仁浩 arrangement with through Top Literary Agency, Seoul, KOREA

策 划:罗 新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梁 风

阳继波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10 毫米 1/16 印张:23.7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家的话

长篇小说《火鸟》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朝鲜日报》连载，历时两年完成。《火鸟》两次被搬上银幕，两次被拍成电视剧，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火鸟》称得上是一部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小说。

曾几何时，我也下定决心重新修订一次，无奈机会迟迟不来，只好一拖再拖。借这次电视剧重新播放的机会，我便果断地放手去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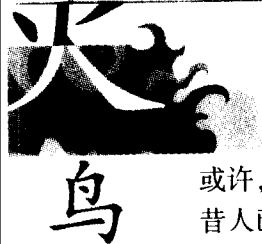
小说原来很冗长，接近4000页稿纸。这次重读，我发现有许多重复的表达和多余的心理描写，以及连载小说在故事行进过程中存在的散漫，于是我断然删去了超过1500页的内容，脱稿之后就压缩成目前的两卷。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即便是写于很久以前的小说，感觉上已经落伍，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以现在的视角取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或人物心理，然而这部小说的情形则有所不同。《火鸟》写于三十来岁，那正是我血气方刚的年纪，尽管已经过去了25年之久，不过既然它是现代小说，我就有必要赋予它现代性的感觉。

修订工作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一场呕心沥血的战斗。修改之后的小说与原作相比，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几乎变成截然不同的作品。

近来，我常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是我写过的作品，无论写得好还是不好，它们都是我的孩子。我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到底，爱惜它们，照顾它们，这也是作家的义务所在。

我至今记得，小说还在报纸连载时，黄顺元老师就对它表示出强烈的关注。黄老师毕生不写杂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他为什么如此认真地阅读这部小说，为什么总把感想告诉我，并且提出质疑呢？修改小说的时候，我依然沉浸于这种隐隐约约、令人怦然心动的回忆之中。



或许，老师是想和他的弟子一起并肩奔向他从来都敬而远之的报纸小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我还留在这里。热情如火的火鸟不会归来了，正如我的青春。如果说这部小说是我的自画像，那我终究会从这里消失，就像我敬爱的老师。

崔仁浩
2005年春 于无二堂

目 录

作家的话	1
魔鬼的微笑	1
替身人生	27
免罪符	56
木偶之家	73
赤裸的树	94
不安的情事	141
秘密之门	176
憎恶之火	200
黑暗中的前奏	211
火花的烙印	236
火的约会	256
太阳黑子	292
日食	320
冷漠的血	346
火鸟	369

魔鬼的微笑

1

金英厚走进位于城郊的小旅馆。这时，湿吞吞的雨点啪嗒啪嗒跌落下来，热乎乎的空气也稍稍凉快了些。

尽管比约定时间晚了三十分钟，但他并不打算把这点儿事放在心上。他没有故意拖延时间，却也没有因为迟到而加快脚步。他要让翘首等待的人充分体会焦急的滋味。

看到英厚，前台那个坐着打哈欠的男人连忙站起来。

“您要订客房吗？”

男人脸上掠过一丝粗鄙的笑容。他太想当然了，以为光天化日之下穿梭于旅馆大厅的人都要订房间。

英厚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那您是来找人的吗？”

“是的。”

“请问您要找哪个房间的客人？”

“我知道。”

英厚走进前台旁边的电梯。

“要不要我带您去？”

“你随便吧。”

电梯门开了。

“您去几楼？”

“五楼。”



鸟

男人迅速地按了按数字板。电梯门悠然闭合了。透过门缝，他看见男人诡笑的脸。

电梯开始上升。英厚呆呆地注视着数字板上闪闪烁烁忽明忽暗的数字。数字“5”亮了。电梯门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电梯门前，门一开，女人侧身避开，散发出刺鼻的香水味。

英厚站在走廊环顾四周，他想确定方向。

尽管现在是白天，旅馆里却十分暗淡。微弱的灯光在天花板上睡着了。陈旧的地毯铺盖了走廊，吸纳着英厚的脚步声。不知是哪个房间传来泼水的声音。

英厚知道自己要找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走廊两侧悬挂着能照出全身的镜子。

英厚停下脚步，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

黑暗之中映出一个男人的身影。镜子上面的橡皮条系着一把掉齿的梳子。

英厚抓住橡皮条，把梳子握在手里。英厚梳起了头。早就梳理得溜光顺滑的发丝上面凝结着三四滴雨珠。英厚的手就像掸子，敏捷地扑着头发。聚积在发丝上的雨珠顿时四散开来。

疯子。

望着镜子里的另一个自己，英厚小声嘟哝。

约会总在新地方进行。绝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约会两次。正如用过的卫生纸，要永远扔进垃圾筒，约会场所也是用过一次就永远消灭。

约会所在的区域更是变化无穷。从弥阿里到佛光洞，从禾谷洞到江南，汉城的周边如此辽阔，她怎么了解得如此详尽？

每周只有一次，为了这次约会，难道女人会虚度剩余的时间？因为别的事情走在大街上，她也会认真打量路边的风景吗？每周只有一次。为了这次约会，女人就像准备宴会，整个脑海都被约会占据。就像为宴会准备银盘子和银汤勺，她会化妆，然后像准备新桌布一样换上新内衣。也许就在约会前一天，女人已经咽着热乎乎的口水，外出寻找幽会场所了。

英厚沿着走廊前进。

每次走在陌生的路上寻找陌生的房间，他都能感觉自己的心脏在一种惊心动魄的紧张感和奇异的快感中沉重地搏动。

约会地点和区域千变万化，人却永远不变。真的这样吗？要见的人永远都不会变吗？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内心深处充满毒如蛇蝎的快感和令人作呕的憎恶，踉踉跄跄走过这条走廊，如同摸索盲文一般迷惘地徘徊于这段迷途？同样，当我打开走廊尽头的房门，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浓妆艳抹企图掩饰皱纹的女人在对我笑？

英厚走过漫长的走廊，站在走廊尽头的房间的门前。毫无疑问就是这间，但

他还是再次确认了门牌号码，然后抓住门把手向一边扭动。自然而然，门会做出顽强的反抗。英厚虔诚地敲了敲门。三四下，足够了。对房间里焦急等待的人来说，哪怕穿过宁静空气的细微动静，都会让她毛骨悚然。

“谁？”

低沉的嗓音从紧闭房门的那边传来。

“我。”

门开了。黑暗中一道目光打量着英厚。看这双眼睛，仿佛一只生病的鼯鼠。

门开了，英厚走了进去。然后，门锁上了。

“门锁了吗？”

明明听见钥匙旋转的声音，背后还是传来这样的质问。英厚并不作答，径直转过身去。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非常暗淡。尽管天气闷热，窗帘却挡得严严实实。女人坐在床上，冷冷地盯着英厚。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你迟到了40分钟。”

“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所以来晚了。”

“不要让我等得太久，我心脏不好。”

女人叼起一支烟。

“要是着急了，我的心脏就会剧烈地跳动。”

仅是等待就能导致心跳不规则的女人，如何承受得了激烈的性爱呢？

女人摘下遮住半张脸庞的太阳镜。女人的脸暴露在台灯微弱的光线里。

已经褪色的褐色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肥胖的脖子。窗帘挡住外界的光线，室内照明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女人的老和丑。眼皮底下的皱纹可以通过化妆遮挡，然而下垂的脸颊早已失去了弹性，每每说话就不停地颤抖。夹着香烟的手背血管略显肿胀。口红过于艳丽，而且同时涂了唇彩，她的嘴唇就像搽了荧光粉一样闪闪发光。

发霉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只要在腋窝和耳朵以下稍微擦一点就足够了，女人不可能不知道，但她还是用香水武装了全身。她想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别站着了，坐下吧。”

女人掐灭烟头，嗓音沙哑地说。

“不管是谁站在我面前，我都会感觉不安。”

英厚拉过椅子坐下。一只蟑螂爬过梳妆台的镜子。

“你来晚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

女人把重音放在了“一起”。

“而且今天必须快点儿分开。”



鸟

女人粗鲁地叹了口气。

那么为什么还不快点儿呢？在此之前，如果他赶快开门进来，女人也许早已洗完了澡，穿着内衣躺在床上。她仿佛是要准备焦灼地等待，并以此填充自己。

“今天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女人穿得整整齐齐，眼睛望着英厚。

“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今天是最后一次。”

英厚呆呆地望着女人。他不明白女人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许是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女人已经下定了决心。难道她担心约会时间的拖延会让自己的心灵失去平衡，所以才以这样的方式做个开场白？

“我们认识已经半年了。”

女人又叹了口气，正视英厚。

“这段日子以来，很感谢你，金先生。”

女人仿佛很痛苦，双手搔着头发。戴在粗笨手指上的戒指在灯下闪烁。

不错，正如女人所说，初次相识以来，他们这样做爱已经超过了六个月。这期间女人呼唤过他的名字吗？她只知道“金先生”这个姓罢了。

英厚也不例外。就连女人的名字，甚至姓氏他都没记住。不，他从来没有正式地询问过。女人住在哪里、做什么，英厚全然不知。他只知道这个女人曾经生过三个孩子。

第一次做爱，英厚的手刚刚滑落到女人低垂乳房的下面，女人立刻用汗淋淋的手阻止了他，窃窃私语道：

“我身上有很多伤疤。第三个孩子是难产，剖开肚子才把孩子生下来。对不起。”

她到底为什么说对不起呢？

俯在女人痉挛的肉体上面，英厚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说因为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向我道歉吗？或者因为生了那么多孩子拥有满身的伤疤而对我道歉？

女人已经过了更年期。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无论如何掩饰年龄，别人都很容易通过肉体的年轮推测其年龄。不过，似乎只有肉体相接的性爱才是唤醒青春时光的惟一途径，她紧紧地拥抱英厚，消耗着他的体力，就像对待一个奴隶。

每次见面，英厚总是迟到。分手时又总是女人率先起身。

英厚被一种不愉快的疲惫感包围了，他听见女人穿上刚刚脱下不久的衣服之后发出的叹息、整理手提包的声音、梳头的声音、偶尔用鼻子哼唱的歌声，以及逐渐听不到的消失的脚步声。走出阴暗的密室，女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杂技演员，没有从岌岌可危的表演中坠落。午后的反射光穿过陌生

街头的建筑物，那张可憎的脸也被收获青春的胜利感映照得光彩鲜亮……半梦半醒之间，他听到了这些声音，也看见了一切。

女人会把轿车停在哪里呢？

不，她不会这么愚蠢。她一定是乘出租车而来，然后坐出租车独自离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也许会为剖腹生产的小儿子买一只玩具熊。哪怕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至少今天她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扮演一个善良的母亲和温柔的妻子。

床上落了几根女人的头发。每次英厚从床上坐起，桌子上总有三四张支票。

“把房钱交了。”

女人没有虚度这么多年的光阴，她知道怎样做不致伤害英厚的自尊。肉体交换的代价总是这样放在沉迷梦乡的英厚的床头。

“想喝啤酒吗？我叫他们送来？”

“不喝。”

女人经常看手表。脸上的焦急清晰可见。

“下雨了吧？”

女人把目光瞥向窗帘的缝隙。

“要不要把窗帘拉开？”

英厚起身拉开窗帘。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就算是为了掩饰皱纹，女人也总要挡住厚厚的窗帘，在灯光下露出笑容。

雨脚粗大，落在玻璃窗上。

“以后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见面了，金先生。”

英厚静静地抽烟。

“也许你无所谓，可是我真的很伤心，真的。”

有人在雨中奔跑，像个短跑运动员，头上顶着报纸。

“因为你还年轻，还能遇到很多好女人。”

郊区电影院的广告牌上乱七八糟地画了个女演员，她光着身子，雨点惨淡地打着她的脸。

“你说句话吧，你在听我说吗？”

“我听着呢。”

“你是不是觉得很轻松？”

“……不，不是的。”

英厚回答道。他有些不耐烦，所以开口说话了。此时吹来了一阵风。

女人从后面走来，头靠着英厚的肩膀。女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让他感到眩晕。英厚抓住女人的肩膀，把她拉过来。女人的身体里已经有了甜蜜的气息，呼



鸟

吸也变得急促，她正视英厚的脸。

可是，这张脸竟然出人意料地流下了眼泪。英厚感觉到异样，就像手心里抓着虫子。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眼泪。

泪水一发不可收拾，交织着眼睛周围的浓妆。她的脸被泪水弄得又脏又乱，如同滴在纸上的墨水洇开来。

英厚盯着女人那令人费解的眼泪。

她为什么哭？

“抱紧我！”

女人瓮声瓮气地呻吟。

英厚把嘴唇贴上女人的后颈。

因为那里尚未被泪水侵蚀，还算干净。

但是英厚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小算盘打错了。女人的泪水更加凶猛，刺激她把积聚已久的郁闷彻底发泄出来。

女人咬紧牙关痛哭。她躺在床上，用床单塞住嘴角，极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英厚呆呆地望着女人波涛般颤抖的后背。

她为什么哭？

英厚绞尽脑汁，拼命寻找女人痛哭的理由。

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大了，英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让女人停止哭泣。

于是，英厚抱住女人在床上胡乱翻滚的身体，他的嘴唇碰到女人从衣服缝隙里露出的皮肤。

“不行。”

女人哽咽着摇了摇头。

“今天不行。”

女人抬起蓬乱的头，仿佛决心已定，顽强地抵抗着英厚。

然后她坐起来，拿出纸巾擤了擤鼻子。女人不想让英厚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她弯下身子像一把弓，用纸巾擦了擦脸，然后一瘸一拐地进了浴室。

接着，浴室里传来拧水龙头的声音。

她想洗去的应该是一塌糊涂的化妆品和泪痕吧？

英厚看到女人的手提包放在桌子上，便把手提包拉了过来。

他拉开手提包的拉链，往里看去。

英厚看见一些简单的化妆用具。手帕折叠起来，夹在化妆用具之间的缝隙里。他还看见一块未拆包装的口香糖，还有硬邦邦的身份证静静地插在角落里。

英厚拿起身份证看了看。

张贤顺，1960年10月5日生。

一种想笑的冲动不合时宜地纠缠着他的全身，并且直向上涌。临到分别才知道女人的姓名和年龄，这让他感觉很不真实。

不必再犹豫了。英厚把钱统统装进口袋，然后走出房间。

上了电梯，他突然有种幻觉，感觉就像当兵接受降落训练时站在升降机的踏板上。

跳下去！

升降机螺旋桨发出的“嗡嗡”声撕破了夜空。风透过打开的洞口吹进来，宛如从沉没的船底涌入冰冷的海水。

还不跳下去！

不知道谁的手抓住英厚的肩膀，把他塞进洞口。

英厚被抛进空中。

雨下得更凶猛了。英厚跑出了旅馆。突然，一阵难以抑制的笑意像长着几千只脚的蚂蚁，挠遍了英厚的全身。

英厚全然没有那种幸好未被发现、顺利完事的安心，只有恶作剧之后的轻松和愉快。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黑。千家万户的灯一盏盏点亮，树丛里的路灯也齐刷刷地亮了。因为有了下班的人们和放学回家的学生，闲散的街道显出几分生机。满载的公共汽车行驶过来，吐出一些人，然后就消失了。

英厚快步走在街上，拼命想要记起女人的名字。可是很奇怪，那么想要记住的名字竟如谎言一般忘得一干二净。同样，意识之中那么强烈地想要记住的女人的年龄和住址，也都想不起来了。

在这不可思议的忘却面前，英厚收回了笑容。他的头脑恍然若梦。

被人夺走了。

直到此时，英厚才明白过来。女人给了我部分的特权，同时也夺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夜晚的黑暗卷走了残留在大地上的影子，哪怕只有眉毛般大小的影子，女人卷走了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

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刺痛了他的心，他觉得遭人背叛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当女人彻底卷走了与她有关的记忆，同时衔走了血液和肌肤，最终只剩下狼狠的骨头。奇怪的预感刺痛了英厚的心。终于开来一辆空出租车。英厚拼命挥手，出租车缓缓停了下来。



2

出租车停在汝矣岛公寓区。江边吹来的风猛烈地袭击着公寓广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今夜一定会有好运。

英厚乘电梯上楼，他紧咬牙关。为了武装动辄放松的心灵，英厚做了个深呼吸。

从女人那里偷来的钱，可以帮他撑过这个夜晚。但他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半夜就花光了。只有理智地使用，才能撑到凌晨。

呼吸不能乱。就像医生把听诊器贴在患者胸口测量呼吸那样，他必须让呼吸平静下来，并且一直保持到最后。于是他看见透明的脉络。他要像水那样自然而然地跟随脉搏的节奏。

尽量不要说话。每次说话，元气都会逃走一些。绝对，绝对不可以笑。一旦笑出来，自己就全完了。

魔鬼会在自己露出笑容的瞬间逃跑。

人人都有一个磁场。这个磁场所具有的磁性会排斥他人，却能够吸纳别人的力量。即便是同一个人，某一天可能发出极强烈的磁性，另一天却可能表现出极微弱的力量。女性在月经期间发出的磁性最强。磁性越强烈，力量波及的范围越广，就能吸引更多的金属。

赌博就是气力的较量，弱者将被强者吞没。最终，吞掉众多弱者的强者必将凌驾于他人之上。

英厚按了两三次门铃。

这栋公寓是一位隐退女演员的家。每到傍晚，人们就会聚集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年轻却拥有无限财富的男人。他们对酒色已经厌倦了。他们就像一群恐惧不眠之夜的孩子，之所以聚众赌博，只为了消磨漫长的无聊的时光。女演员通过招待他们过上了豪华富足的生活。如果身份明确的人输光了钱，她可以得到十分之一，有时她也借钱给他们。

“请问您是哪位？”

警惕的目光通过安装在门上的猫眼向英厚射去。英厚干咳几声，门开了。

“请进！”身穿低胸家居装的女人看见英厚，嗓音沙哑地说道。

门前的皮鞋摆得整整齐齐。

客厅里，五六个男人围坐在桌子旁。英厚粗略地扫了一眼，大部分面孔都见过三四次，然而其中有一个男人，英厚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像往常一样玩扑克牌，房间里的空气被烟熏得浑浊而黑暗，好像抛了个烟雾弹。英厚一进来，两三个聚精会神看牌的男人抬头认出了他。

“哦，好久不见了。”

第一张牌就宣告失败的男人大口痛饮冰镇威士忌，一边冲英厚摆摆手。大约一个月以前，就是这个男人赢光了英厚所有的钱。

此人不可小视。这家伙总能找到别人的漏洞。他的笑容和玩笑都是极其可怕的陷阱。一旦被卷入其中，就会被他催眠。

“进来。”

男人们透过眼镜露出冰冷的笑容。

“你来得正好，金大哥一来，牌局就应该换换形势了。”

英厚走进浴室，把门锁上。他拧开凉水龙头，放满水槽，然后开始洗手。他先打香皂，然后用凉水冲净，再打香皂。

平时他没有这样的习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赌博他就会表现得神经质，比如洁癖。每个小时要洗三四次手。洗了又洗，还是感觉双手在接触什么肮脏之物。的确，钱是肮脏的东西。

英厚悄悄低头去看自己的手。灯光之下的这双手，就像摆放在医疗用品商店橱窗里的精致的胶制模型手，青青的静脉仿佛地图上的河流，悄悄穿越嵌满毛孔的手背。他握手，再伸展，一股绷紧的力量集中在指尖，五个手指全部竖起了触角。英厚甩了甩双手，试图消除紧张。然后他逐一弯曲指关节。每个关节都发出类似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轻快地弯曲起来。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英厚推门出来，走到赌局所在的沙发旁。

“你想来吗？”

也许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有个男人洗着牌问道。

“我想。”

“给他让个位子。”

人们稍微后退一步，一个空位子就腾了出来。英厚就在那个位置上坐下。包括英厚在内，一共六个人。

“要不要喝点酒？”

女演员在身后问道。

“给我来一杯。”

“您想喝什么，白兰地，威士忌，还是杜松子？”



“我要威士忌，纯饮。”

“给我也来一杯，夫人。”

坐在对面的男人大声叫嚷。英厚看了看他。这人他以前从未见过。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想必没少喝酒。凭直觉，他不像经常出入这种场合的人。虽说这里的人都是出于无聊，只为消磨时间才聚到一起玩，然而一旦进入赌局，身体里便自然散发出紧张的敌意。这个男人却是全无防备。

“不要再喝了，姜社长。”夫人好心规劝，“您已经醉了。”

“没关系。”这个被称做姜社长的男人哈哈大笑，“真有意思，有意思。”

英厚目光尖锐地瞥了瞥这个姜社长。

从夫人真心实意劝阻他的态度来看，他的确不像经常出入这种场合的人。虽然夫人称他社长，但是他的年龄也就是三十刚出头，应该是英厚的同龄人。他略显肥胖，但不笨拙。这副身材反而正好表现出他的品位，似乎很从容的样子。他大声叫嚷着“有意思”，看来他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赌博。不过，他并不像是单纯地装腔作势。他握牌的姿势很生疏，好像什么都无所谓。

英厚皱了皱眉头。

有这样的人加进来，赌博的脉络就会被掐断，失去高低节奏的协调和组合，没了原有的秩序。无论你怎么聚精会神地赌博，赌局最终还要乱做一团，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越是这种人，就越不会输钱。把赌博当做游戏的人已经超越了赌博，并且从计较输赢得失的悲壮血战中解脱了。

如果赌局中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当天的输赢就完全取决于运气了。何况姓姜的男人好像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钱。即使他手头没有现金，看女演员的态度，不管多少钱她都会借给他。

英厚小口啜饮着威士忌，眼睛看着牌。他看见一张黑桃A，打开的牌里已经有一张红桃A。英厚偷偷看了看别人的牌，没有人拿到A。

总共四张A，他已经确保了两张。刚刚开局，罪恶女神就赐予他恩宠。不过，绝不能掉以轻心。

赌桌上铺着淡绿色的绸缎，白炽灯就像标本采集瓶里的活虫子一样不停地颤抖。赌桌仿佛夜间的赛场，绿色的绸缎宛如草坪。一张张扑克牌如同身穿运动衣的选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庄家开始发牌。庄家动作敏捷，让人感觉他在迅速地孵化出蝴蝶。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一张张纸牌无比锋利，就像剃须刀。此时此刻，存在于虚空之中的幸运必定被锋利地分割了，尽管没人看得见。庄家想尽量分得公平，纸牌却在无形力量的牵引下分出了大小。庄家手上的牌只是短暂停留的外壳，它们的灵魂纷纷飘浮在空中。每个人都用无形的捕虫网迅速收集自己所需要的牌。

为了收集另外两张躲藏起来的A，英厚屏住呼吸盯着旋转在半空的纸牌。终于，他又看见一张，连忙拿捕虫网捉住了。

捉住了。

英厚紧紧攥着这几张A，生怕它们逃跑。纸牌拼命抵抗，企图逃跑。一股充实的生命感滑过手指间。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可以听见心脏搏动的砰砰声。但他必须恢复平静。英厚把钱拿了出来。

“跟。”

对面姓姜的男人大声喊道：

“妈的，等着瞧，等到最后再看吧。”

姜某把威士忌一饮而尽。

“拿着，再来一杯。”

英厚瞥了他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刚刚碰到一起，姜某立刻轻轻地闭上一只眼睛，他像个暗送秋波的风流男人，专门勾引女人。

英厚掏出钱来，六个人里有三个把牌撤了。

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将被七张牌中的第五张害死。

第六张牌在庄家手中折断了。

幸运数字“7”的双胞胎兄弟——另外一张7，斯文地滑落。英厚的牌已经亮出四张，两张A，两张7，共同放射着森严。

幸存的两个人谁也想不到，英厚手里还藏有一张A。

就算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看见英厚藏起来的牌。

另一个苦苦支撑的男人把牌扣了。

但是，姓姜的男人却没有认输。

明明手上握着没有任何胜算的牌，却要苦苦支撑到最后，而且他的表情相当坦然。几个早已彻底放弃的人，轻蔑地注视着手握烂牌的姜某。庄家手中落下最后一张牌。幸运已经向英厚微笑了。

几个男人嘻嘻笑了，播种似的把钱扔向英厚。

直到这时，英厚才把牌亮开。

“葫芦（三张同花色的牌和另外两张同花色牌的相结合）？哈哈哈！”

男人哈哈大笑，搔了搔后脑勺。

“真是想不到，又输了。”

男人好像很高兴，他望着把钱放进口袋里的英厚。

“喂，笑一笑嘛。”

男人一边抽烟一边对英厚说道。